

小说 方阵

报

恩

杨富安

崔浩正在走村入户了解情况,手机响起,是媳妇打来的。你啥时回来?妈住院了,咋不见你人影?这段时间太忙了,正在入户作调查,今天弄完我马上回来。医院里,岳母挂着吊瓶。崔浩匆匆地从乡下赶到县城,火急火燎地来到超市,挑选了一些营养品,向医院赶去。在住院部走廊里,迎面碰到住在同一小区的局长夫人。“崔浩,你来看望局长就行了,咋还买那么多礼品呢?”崔浩一愣,站那里笨口拙舌地说不出话来。局长夫人说着,把他迎进了局长的病房。崔浩把手上的东西放下,红着脸问候几句,赶紧“逃”掉了。

崔浩来到岳母病房,媳妇见他两手空空的,责怪他,妈60多岁了,还是第一次住院,你竟然不知道买点礼物,你有一点孝心吗?崔浩站在病床前,脸上一阵红一阵白,心里的委屈难以诉说,只好默不作声,任凭媳妇数落,站在那里连连叹气。哎,怪我……后来,媳妇知道了事情的真相,更加埋怨,你真笨,当时为啥说不清?这么贵的东西打了水漂。局长和岳母病房紧邻,崔浩示意媳妇说话低声点,可媳妇还是怨气冲天。自结婚以来,你一直在乡下上班,家里大小事务都是我包了,我和孩子你管过吗?现在妈又病了,你说这二胎还要不要?岳母劝女儿说,娃呀,送出去的礼也收不回来,崔浩老实、话少,这事情是意外,不要再抱怨了。局长夫人对局长说,你住院这么久,都没人来看,就崔浩这小伙机灵,往后不能亏待他。三个月后,崔浩从乡下调到局里上班。文件下发后,同事们深感惊讶,纷纷猜测。有人说,他那样就在那里待到老,有人说他遇到了哪路神仙,有人说他科班出身有才,还有人……媳妇特意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,高兴地说,原想你会埋头工作,不会请客送礼,甘愿在乡下待一辈子,现在好了,回到城里上班,能照看老人和孩子。媳妇说着,抱住崔浩亲了一下。年终,崔浩撰写的规划报告,针对当下农村的土地、山林、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交通、环保等诸多问题,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方案,具有科学性、前瞻性和现实性,在省上评为一等奖。崔浩一下子出了名。后来,单位一位业务科长退休,崔浩坐上了科长的位子。业务科是全局核心科室,责任重大,负责全县乡村振兴规划的落实工作。崔浩心想,他从乡下进城,现在又当上科长,是局长帮了他,他想选择合适的机会表示感谢。崔浩这样想着,接到局长电话,让他来一下。局长递给他一个信封说,这是上次在医院你来看望我花费的钱,你上有老,下有小,一人工资养活全家,家里还困难,拿回去。崔浩想说什么,但张开的嘴巴又合拢了。媳妇事后说,你傻啊,不会拒绝吗?局长帮你感谢还来不及呢。崔浩说局长让他务实工作,就是最好的报答。不久,有个要去偏远乡镇挂职锻炼的名额,3年时间,考察合格后将提拔重用。

岁月深处的村庄

金功文



商洛山区,深秋初冬,到处都是美景。即就是我老家铁炉子这个针眼儿大的山沟沟,其他时候平淡无奇,可进入深秋,风一吹,雨一淋,漫山遍野像是泼了五彩颜料,树叶黄了、红了、花脸了,赤橙黄绿青蓝紫,深深浅浅,色彩斑斓,画儿一样,美得醉人。最抢眼的颜色,当属红叶了。老家枫树稀少,红的多是柿子树叶、棠梨树叶、黄蜡木叶子。看过香山红叶的乡党感叹,香山红叶有啥稀奇的,不就是老家的黄蜡木树叶么?只不过过山的黄蜡木集中,红起来气势磅礴,家乡的自然散漫,团团簇簇,在黄绿间出其不意地红一树,火一片,出风头,抢镜头,吸引眼球。在我故乡,家家户户都有几棵柿子树,房前屋后,坎边地畔,沟沟岔岔到处都是。柿子是个金果果,唐人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称赞柿子有七绝:“一多寿,二多阴,三无鸟巢,四无虫蠹,五霜叶可玩,六嘉实,七落叶肥滑、可以临书也。”“柿叶铺庭红颗秋”。霜降过后,柿子树叶红彤彤的,油光水亮,成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寒风狂扫,飘飘荡荡,铺满庭院。柿子树叶肥大厚实,平展洁净,宛如一张张彩色纸,可在上面写字。唐代人郑度,因家贫没有纸张练字,便搬到附近的慈恩寺住下,捡寺院里掉落的红柿叶当纸,苦练书法。日复一日,把几棵树的柿叶写完,练就了一手绝妙书法。他的书法、绘画和诗歌成就都高,被唐玄宗夸为“郑度三绝”。我小时候在柿叶上写过字,不吸墨水,袖口一擦就掉了。

柿叶落光,橙黄艳红的柿子脱颖而出,如彩色灯泡,缀满枝头,煞是好看。老家柿子,形状不同叫法也不一样:一种俗称火晶柿子,小小的,圆圆的,皮薄肉甜,剥了皮儿,一口一个。一种叫作牛心柿子,陀螺状,皮厚光亮,肉瓢细腻,味儿面甜,刮柿饼最好。一种称为水花柿子,浓郁多汁,丰美甘甜。还有一种叫磨盘柿子,个大扁圆,憨态可掬,一个一次吃不了,很有观赏性。老家人把柿子大多做成柿饼晾干,混合柿皮儿,装在木箱或瓦罐里上霜,平常时候拿出来,一络一络撕着吃,十分甜香。多余的柿子剥碎,装进木缸里发酵,烧成柿子酒,过年喝。再留几挂柿子吊在楼上,等红了软了,想吃了就去摘一个,剥掉皮儿,吸吮着吃,可把心甜透。柿子吃法多。初秋,硬柿子在温开水里放一夜暖着吃,脆甜爽口。寒冬,软柿子烤着吃,温温暖暖。红透的柿子和苞谷面,做甜香的柿子馍。塞几个硬柿子倒在酸菜缸里泡,酸熟了取两个出来,切成丁儿,喝酒时调个口味,脆生酸甜,是一盘简单稀奇的下酒菜。地里的庄稼一点点收了回来。苞谷只剩秆儿了,砍倒,背回家当柴烧。养牛人用铡刀铡碎,冬天撒点盐,喂牛。黄豆扯了回来,一捆捆堆在屋檐下晾晒。到了霜降,摘辣子,拔萝卜,削萝卜缨子窝酸菜。疙瘩白、卷心的大白菜,让它们长在地里,上冻前用稻草包裹起来,套上红红绿绿的塑料袋儿,保暖保鲜,吃时去剥去砍,一直吃到明年开春。农家屋檐是果实的避风港。屋是土墙瓦屋,飞檐

翘角。搬回家的苞谷,倒在道场上,撕开壳,绑成筛子大的圆球,用粗铁丝拴着,吊在檐挑上晾晒,金灿灿的像太阳。一串串柿饼,挂在檐下的横杆上,一列一排,若一串串大红珠帘,看着喜庆。横杆上挂的还有几串红辣椒,几吊青豆角儿,几挂野枣子树刺扎着的红薯干。窗台上坐着一个黄皮老南瓜,留种。进山来的摄影爱好者,遇见屋檐下的风景,就举起吊在胸口的相机,啪啪啪拍个不停。道场一角,一位女人坐在水池旁洗菜、洗萝卜,准备窝酸菜的材料。她抬头,见陌生人拿起相机对准自己,害了羞,起身提着一篮子菜,走到道场东角儿,一颗一颗架在篱笆墙上晾。只有旁边的老奶奶不屑一顾,说:“你们没见过啥啊?这有啥子好照的。”满山遍野风光旖旎,山里人司空见惯,不觉稀奇。可对于那些山外人,斑斓绚丽的山,潺潺淙淙的水,一座瓜果装饰的老屋,一树橙黄艳红的柿子,男人秋收,女人洗菜,都是好看的景,迷人的画,有趣的故事。



老汉面皮

王艳荣



沙河子老街有一个面皮摊儿,顾客们习惯称其为“老汉面皮”。小摊没有挂牌没有名字,因为经营者是老两口,丈夫主厨,所以就有了这个口传的名儿。小摊主卖纯手工面皮,捎带四个凉粉坨。在商洛的大街小巷里,这样的面皮摊数不清,但这家面皮生意的红火程度超乎了想象。逢集的日子,夫妻俩早上八点左右就开始营业。面皮是在家里用柴火灶一张一张蒸好的,运输工具是一辆老式架子车。一张小矮桌,三条矮条凳,左边一摞面皮透亮齐整,右边一团凉粉细腻滚圆,简陋中氤氲着烟火气儿。往往是摊子一摆好,矮凳上就坐满了人。有从看山寺踏着露水赶来尝鲜的大爷大妈,也有东乡里骑电驴来解馋

的大姑娘小媳妇,还有专门驾车从州城慕名而来的食客。那时我在沙河子上班,每天早出晚归。逢集的时候,我们女同志总会相约光顾这家面皮摊,往往是一两个人出动,打包带回来的就是四五份抑或上十份。老街道狭窄,人流量也不大,可老汉面皮的生意却非常好。开始我认为足量,价格便宜。尺二的锣锣蒸出来的一张就是一份,再配上豆芽、面筋,比一般的面皮量大。新街口的面皮卖四块五,老汉面皮卖三块五,后来新街口的面皮涨到五块,老汉面皮就卖四块。可谁会在一块钱呢?“我敢保证,我的面皮是沙河子最干净的,而且味道独特。”主人说。确实如此,这个面皮摊子虽然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简陋,但的确干净卫生。一块小案板用铝皮包着,干净透亮。一排排摆放整齐的调料碗,除了油盐酱醋,还有农家味十足的炝葱炝蒜。最与众不同的,当是他家的独门秘法芥末了。有人说,老汉面皮的灵魂就是这一味自家炮制的芥末碎,大家都赞同。老汉调面皮可谓行云流水。捞起一张顺手卷起,唯唯唯剃数十下,一份面皮就切好了。装入铜勺,加上配菜,各种调料一一入勺,用筷子夹两三张面皮在辣子碗里蘸一下,加上提味醒神的芥末,轻轻搅拌倒入碗中,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手工面皮就递到顾客手上了。迫不及待地吃上一口,薄而细腻,筋道韧滑,尤其是那一抹芥末香,让人神清气爽。因为对面筋情有独钟,我每次都会提醒老汉多放些。后来人熟了,不用我说他就会主动加量。时间久了,我心里总是歉疚,有一次就特意多付了钱,不等他找零就离开了,没想到再去时他还记着,找零时又还给了我,无论如何也不多收。一个冬日,因为忙着送学生就诊,路过小摊时让他给我留两份面皮,心里又有了沾花惹草的冲动。于是置办了盆盆罐罐,种上了花花草草。从入门级的洋樱桃、仙人掌、喇叭花,养到比较高级的茉莉花、马蹄莲、月季花,甚至还邀邻居好友一起见证过昙花一现的盛景,但因因工作家务两头忙,对花儿们疏于管理。每年春天张罗种的花,过不了几天,就只有花盆不见花了。前年搬家,新家在一楼,带了一个小花园。面积

给别人。”那天有点冷,可我心里热乎乎的。只是逢集才卖,而且收摊早,有些老食客建议他租个店面。老汉说,那不行!先是水的问题,他们几十年都坚持用山泉水和面洗面,天然的泉水清冽甘醇,富含矿物质,这是自来水不能替代的;再是柴火灶火旺能赶上劲,一口气蒸出来的面皮爽滑筋道,口感才好。“我不能为了多赚钱就坏了原来的味道!”他俩反复强调。一个周末,专门驾车去吃了一碗心心念念的面皮。下车后发现天空中竟然飘起了雪花,小小的摊点旁放着一盆红红的炭火。还是熟悉的场景,熟悉的味道,习惯性地坐在一旁,边烤火边等待……许是芥末的刺激吧,我竟有些泪眼婆娑了。抬起头,我看见老两口头上密密的白发,忽然间想起林清玄的散文《好雪片片》。这对老夫妻在经营中细微明净的善意,何尝不是落在我们生活中的好雪呢?雪花静静地落下,也许很快会消融,但却滋养了我们的心田。

花缘

阮爱华

养花,是与生俱来的爱好。父亲喜欢花草草,他们那辈人大多来自农村,尽管进城了,但对土地有着天然的钟爱。小时候,我们住在父亲单位的家属院,偌大的一个院子,只住了两户人家。院子中间有一大块空地,父亲把它开垦出来,一半供母亲种菜,一半父亲用来养花。夏季的院子是最绚丽多彩的,母亲的豆角架旁、绿油油的菜畦边,是一簇簇的喇叭花、鸡冠花和一株株的夹竹桃、木槿花。每天放学后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,围着饭桌一边吃着母亲种的菜,一边欣赏着父亲养的花。大学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任教。农村学校环境简陋,条件艰苦,但有一个好处,地方大、空地多。我宿舍前就有一块空地,到学校的第二年春天,正好赶上学校号召大家美化校园,趁此机会,我和同事一起,用一周的课余时间,整治出了一个不大但还算雅致的小花园,撒上同事到处搜集到的花种。到了夏天,各色花儿争奇斗艳。每到饭点,大家从食堂打好饭,围花园而坐,一边吃饭,一边聊天。一时间,

小园成了学校最热闹的地方。这个小院住的大多是刚刚分配来的年轻女教师,大家戏谑地给它起了个名——苑苑。自从有了这个小花园,许多年轻男教师一下子就变成了勤劳的小蜜蜂。课余时间,不是来给花浇浇水,就是来给土施施肥,无事也要来看看又新开了几朵花,看着看着,趁人不注意就溜进了哪间闺房。没承想,这块小小的花园,居然还真促成了几对好姻缘。后来,工作调动进了城。经历了一段忙乱的日子后,家安在了家属楼里的一个单元房里。房子不大,但有个向阳的阳台。看着从阳台照进客厅的明媚阳光,心里又有了沾花惹草的冲动。于是置办了盆盆罐罐,种上了花花草草。从入门级的洋樱桃、仙人掌、喇叭花,养到比较高级的茉莉花、马蹄莲、月季花,甚至还邀邻居好友一起见证过昙花一现的盛景,但因因工作家务两头忙,对花儿们疏于管理。每年春天张罗种的花,过不了几天,就只有花盆不见花了。前年搬家,新家在一楼,带了一个小花园。面积

不大,但足以圆了我的田园梦。我学着父亲当年的样儿,一半种菜,一半养花。现在种花种草,比父亲那时要方便得多,网上花的种类很多,还附带免费教授种植方法。孩子也大了,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,经过两年多的辛勤打理,我的小花园已初见规模。一到春天,围栏上爬满了月季和蔷薇,花园里芍药、绣球、牵牛花、蓝雪花和各色格桑花次第盛开;我还栽了葡萄、石榴和桂花树,到了秋天,丹桂飘香,小花园里葡萄泛紫,石榴咧着嘴儿笑,煞是喜人,我家的花园成了朋友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。现在,我的小花园三季有花、四季有绿,也算是给创建园林城市作出了小小贡献。养花,其实不仅仅只是等待花开,而是感受养花的过程。花儿不言,但她会让我们悟到很多。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你会惊叹新枝萌发时蓬勃的生命力,也会哀伤花落叶枯的自然轮回。徜徉花园之中,不仅可以让我们身心放松,也可以让我们学会接纳无常,珍惜当下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387期)
刊头摄影 贾书章